

黃子年譜

黃子年譜

門人龍溪

後學龍溪

林廣通

明神宗萬曆十三年乙酉二月九日庚戌丑時黃子生於

銅山之深井

諱道周字幼立字細道號石齋

其先有侃介公宗德

侃介公生肅毅公世懋肅毅公生青原公嘉卿青原

公生子青原公是夜夢有執金斧擁神人而至者故

子生青原公喜其異人也然則子雲之學蓋取諸嚴

君平仲淹之學蓋取諸關子明堯夫之學蓋取諸李

謹按黃子生年月日時可考如此諸家刻本將酉作卯是以月支爲年將乙作巳是以年干混月皆筆誤也按明史列傳及各傳誌作字幼平若然

則曰公殿子
不宜復名子
平矣。恐誤
石秋子云時
濟上諸卿先
速爭以上賓
之禮。禮子益
台大夫。深州
林公方伯薛
公始也。林薛
茂柱字德芬
薛諱士彥字
道舉。鄭諱懷
魁字乾思。

言不列夕人全言

挺之子起於海濱。其學獨無所取與。曰甚矣子之善
學也。子在白屋時。鄉之先生。則有若方伯薛公。則有
若大夫林公。則有若觀察鄭公。皆時下白屋而從之
游。他日子過鄭公。叩其扉。鄭公方取器而量。暑舍而
出。揖之道左。而入。子身負麻布之衣。大布以爲冠。岸
然而趨。揖而上坐。茶定。鄭公乃舉似曰。若知北極有
處中天否。子謝不知。表影有處。倒南否。子又謝不知。
日出入有非卯酉否。子又謝不知。鄭公嘿然。與談文
史而別。子歸。恨不食也。又二十年。子在榕壇。因靄然

按莊譜云子
幼字螭若或
云若螭引續
騷始呼余以
若螭為諱門
人註騷
已正其誤

念鄭公也。謂門人曰。吾見鄭公歸。夜持竹几坐中庭者二年。乃知南北中分陰陽盈縮之故。以非鄭公授我誣也。甚矣子之善學也。

十七年己丑。黃子五歲入小學。而慧。授論語。黃子曰。聖人只教人以讀書。有子何教人以孝弟。聖人只教人以老實。曾子何教人以省事。問之授者。授者不能答也。十九年辛卯。黃子七歲。授綱目矣。青原公至自榕城。負綱目一部歸。而授之。黃子讀之數月不出戶。自是知古今邪正之辨。與王道之大也。

莊譜云二十
二年甲午子
十歲丹臺序
云十歲作古
文詞若有神
授也

按師宜作子
簡譜時未更
正

黃子八歲好觀六經之文雅不樂於俗也每

二十年壬辰黃子八歲好觀六經之文雅不樂於俗也每
喜挾冊而游振衣於漁鼓谿之上而樂焉乃從其里
人講業於此求之六經遂盡六經之意三年而能屬
文時走孤峰蔭長松使踽踽不能去然則古人志趣
高遠必在於妙年乎曰何夫子之似周茂叔也茂叔
十三時里有小亭在谿上蓋濂溪也茂叔常釣其上
吟弄風月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二十五年丁酉黃子十有三歲師如平和過王文成公廟
而歎見其湫側爲之徘徊乃去既三十年四明施公

施公諱邦曜
四明人世稱
四明先生

爲漳海守始改其廟貌移之於東郊以請子聞之喜
曰以祖功德禮也於是爲之碑因歎其學被於天下
高接於陸家卑入於佛者今天下爭辯之然漳海自
紫陽以來垂五百年矣已久淫於二氏而平和獨以
敦樸無詖邪相靡學士篤於經綸豈其山川雄駿也
鬱使然亦賢人所治諄諄講道德之力昌黎所謂民
醇易於道古者乎子乃入其廟而歌曰折瓊枝兮擣
瓊蕪思君兮中阻飢揚靈羅兮播靈旗矯欲來兮何
期大江橫兮大嶺絕射朝曦兮馬當發招余兮兮雲

中遺余佩兮木末。雖無德兮心所知。曾昔來兮安足。
辭露所生兮雨膏之。菊有風兮蘭與吹。追邠車兮抗。
驪馬上天兮下土。不同時兮安得游。登君堂兮不得。
語耿徘徊兮中夜。令諸生歌之。以爲迎送神之曲。子
已而悲曰。得毋以爲楚聲乎。

按省垣刻本
云耿徘徊兮
中夜下有闕
文。考平和
王文成公廟
碑原文蓋非
闕也。

非譜云韓公
諱日績

二十六年戊戌。黃子十有四歲。始見名山也。聞羅浮二山。
其間有神人居焉。上多明砂。會青。每欲往。於是因毋
黨之官者。往至博羅。聞有大夫韓公。其人好士而家
多書。徑詣之。語既入。羅浮振筆作羅浮山賦。筆無停

輟而多奇字。韓公大驚。邀與其子處。遂主其家。且得
觀其書。韓公與之一馬一童子。自是長騎入羅浮矣。
尋所謂朱明洞者。疑其中有異人。時時長嘯以呼之。
常策馬渡水。水驟泛。人馬皆溺而去。博羅之人追之
可里許。然後得之。水邊不死。黃子亦病。博羅之人以
爲神異也。

二十七年己亥。黃子十有五歲。在博羅。有貴族以女議配
者。子辭之。於是博羅貴顯之家。愛其名士也。爭欲昏
之。黃子雅避之。乃歸。詩云。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

黃石齋先生年譜

娶妻必宋之子。衡門之士亦多有所不敢娶也。

二十八年庚子。黃子十有六歲。髫年卽有四方之志。游羅浮嶽臺。匡阜所至無不下榻。虛左。

二十九年辛丑。黃子十有七歲。治律呂。

三十年壬寅。黃子十有八歲。作疇象。

三十一年癸卯。黃子十有九歲。秋七月。子獻時事策以干藩臬。不用而去。

三十二年甲辰。黃子二十歲之平。和居大朋山。所謂大峰山也。春欲往闕下上書。不果。夫子知王道難行也。河

莊譜云。益大
經通書也。

本朝句下或
疑有闕。按
陳布衣先生
字剩夫。明天
順三年。詣闕
上程朱正學
纂要時不能
用布衣遺
集行世

汾二十而學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游長安。上書文
帝。談王道也。召入見。而不用。伊川二十而學成。慨然
念蒼生。游京師。上書仁宗。亦以談王道也。乞名見不
報。夫子知王道難行也。況欲以白衣之士。一旦出蓬
戶。談非常之功。動明主乎。本朝有陳剩夫。

三十三年乙巳。黃子二十有一歲。復游於粵。

三十四年丙午。黃子二十有二歲。子耕於銅山之下。以事
二人。時負米歸。則與其兄把鋤必十。指出血也。暇乃
退於長松閒。讀易。常與其兄講易。大石上有虎出其

第大丁亥歲
子銅山祖塋
有奸人謀侵
隙地山石忽
成昔字若黃
山黃界黃字
或真或隸凡
八九處都人
士作爲詩歌
以紀異奸謀
遂疑

下因謂之曰吾兄弟在此談經爾亦來聽邪虎乃弭
伏而去自是移其家於漁鼓谿之上避族人之難也
子亦不復遠游矣始卜築於此以爲精舍雜樹芙蓉
丹荔龍目脩竹以居烈日益貧寂而益讀書不衰
三十五年丁未黃子二十有三歲夏四月丁外艱念其親
怆慄不能自直負奇以死又值艱難委命於空山親
戚乖離無以自振窮至不能爲喪雖欲自比湘纍又
何過焉嗟哉已矣古有賢士失時窮止其身辱不逮
親以視道周何如者子乃走數十里外告其友其友

賙之金歸且哭且奔而且踊也。路而遺其金，反十里而尋之，有一野人守其金，不去，曰：「此必鄉者孝子所遺也。」望見子，跪而被髮呼天而來，逆謂之曰：「金幸在於此，老夫懼所需之亟也。」子乃下拜，然後敢受金。以謝野人而去。故憂愁憤鬱而續離騷賦作離歎，經既殯，作九摯傳。南海黃公應舉爲漳浦令，初校士得黃生文，置第一。黃公心異之，以爲其人必魁岸而多髯。如平津牧豕時，少者亦不下如長沙，亟欲見其人。及召諸生，倉皇問衆人：「黃生安在？」知其有喪，乃徐詢其

孩子不惑是
平子無考不
敢應珠

黃不齊先生全言

狀益二十許人。數繫策往來山間。時時游數千里外。
黃公又大異。以爲彼所謂仲蔚子平之流者乎。趨五
掾名子。數日乃至。果白衣冠。揮涕而入。偃蹇不拜。大
聲言生命數奇。既六亂事吾父。又安能事長者。遂趨
出。黃公益大異其人。浦中薦紳先生皆謂得異人也。
子性不嗜貴人。惟世其家糠粃藿蕢耳。然黃公數念
其貧。問子有所言。皆曰無有。乃問撰結何若。子亦曰
無有也。旣乃隕涕出其袖中書文如離騷也。黃公見
之泣曰。余亦幼而孤。而黃生如此者。其才使之然也。

莊譜云三十
六年戊申黃
子二十有四
歲初館於浦
中盧司徒家
是秋張公紹
和乃言於太
史高公致書
迎子居於蘭
水之野雲
我子始入
州有以

余視生類有道者。千古而下。多生知者。余未敢自爲
知己也。而其相值則既如此矣。時讀數行。黃公不覺
涕泗之橫集也。

子始入州府。主張紹和家。於是黃子之名震浦中。司徒
盧公與大夫林公爭識之。日遣籃輿以迎子於海也。
已而徵君張公與子遇於浦中。甚樂張公歸蘭水。見
太史高公。遂言之。而相嗟賞。高公恐求子而不得也。
日移書以迎子於浦中。子喜張公以孝廉不應公車。
而家多書。始入蘭水。遂主其家。高公見子十日矣。履

依非本另講
○盧公諱維
正字司典高
公諱克正字
中川○張公
即所稱汰沃
數君者

蘭水今南靖
池地
蔣公諱孟育
字道力

不敢先也。子雅好獨居。日未嘗離衣冠。張公亦不敢
爲寘。見遣其子弟。日作肅。時出商略。上下耳。常深夜
過之。必見其負衣冠。左右圖書而坐。如王勝之。乘月
過邵堯夫於深山。以蓋張燮也。

子講易於漳上。居無何。蘭水之人。或以爲黃子達者。少
宰蔣公始見子而問易。子與之略談大畜。而別於是。
蘭水之人聞之。往而問易焉。

三十七年己酉。黃子二十有五歲。服除。奉母居浦中。娶林
氏。復居浦之東郭。子每自謂吾生世未二十歲。三移

倪公元璿字
鴻寶與子齊
名一死北都
一死南都出
處若合符契
有倪黃合刻
行世

其居皆以枳棘爲桑土然且甘之亦已適矣秋七月
子赴省就試不遇返渡釣龍江舟覆溺水恍惚如夢
遇有一人導之前行至一殿甚宏厥榜曰倪黃復導
而出出乃泊岸衣裳盡溼子大異而姑識其事天啟
壬戌選館之夕倪鴻寶亦夢之比揭榜倪第一而子
第二兩人各述所夢遂交相得。

子家於東皋蓋浦中也黃子旣免喪乃奉母青原夫人
廬於東皋以居後門人所築爲明誠堂今爲黃子祠
是也紹宗二年所賜表文明書院

子作易本象凡八卷亦以深明天人之際。然黃子猶謂未足以盡易。不欲存以屬門人。張若化張若仲存其草於山中。令勿傳。自易象正作而後門人以易本象附其後。

子推律呂黃子觀李文利書而歎病其疎矣。子少時常推李文利之律而用之。今復推之於東臯之上。知其不然也。子乃求之史記。伶州鳩管夷吾左邱明而律正。然後黃圖之二十有四律出焉。然則子之律何取之。曰。子之律蓋取之歷與易也。吾觀子之推律也。尺

有二寸。分之以爲二宮。上宮以爲陰。下宮以爲陽。始於黃鍾之陽。八十有一。終於黃鍾之陰。三十有九。嗚呼。有律以來。秦人或以黃鍾之陰爲黃鍾。漢人或以黃鍾之陽爲黃鍾。故本朝李文利及鄭世子諸家。皆因呂氏淮南子以三寸九分爲黃鍾矣。至於子始以爲不然而正之。然則京房如何。曰。京房之律有六十萬寶常之律有八十有四。錢樂之之律有三百有六十。而子獨以爲京房精微也。謂其猶有古人之法存焉。然皆不如一律之各有一百二十分。與一律之各

有上下宮。嗟乎。禮樂之壞。既二千年。必有達人起而整頓之乎。

三十八年庚戌。黃子二十有六歲。或時來郡中。諸先達競延致如素交。子在鄴山時。常語門人曰。後生近前輩。最爲有益。

三十九年辛亥。黃子二十有七歲。是時邑試。張公郡試。閱公。皆以子爲第一。

四十年壬子。黃子二十有八歲。始補博士弟子。時學使張公得子文。及一歲寒暑之候。論大加立賞。遂拔赴棘。

張公諱鵬。字
閔公諱夢科

按別本俱作
學使馮公諱
挺

閑。

子入省赴秋試下第以歸。

子教於東皋黃子謂門人曰。此道寂然。今當於深山之中遇之也。城市之中。雖復哀呼。無可告者。昔者孔子順見公孫龍曰。不說非馬。卽以爲師。公孫龍謝之曰。我無非馬。更無教處。嗚呼。僕生平放浪言若雌風。恐不足以頓轉人心。今舍數行帖括。更無教處。徒使人厭耳。然則當時有銅山陳子士奇者。門人所謂西陳有銅山。陳子瑣者。門人所謂南陳。非帖括之徒。與曰。

西陳字子奇
南陳字子瑣

按同時又有
漳浦陳公興
言以節郎監
臨清倉慈谿
劉公振之以
歸陵令清死
王公世瑀以
歸德司李建
昌肅公漢以
鍾祥令皆守
官不屈罵賊
死見子集內
王仲贊傳南
都繼亡死國
者華亭陳公
子龍夏公允
孺也如梁山
徐公晉斌第

子之學興先問業於其家者唯海邊西南陳耳子蓋
喜其貧而親之入則與子共硯出則與子共衣夜則
與子共被日則與子共取柴水子每爲之歎曰可以
援干而舞者西陳之才可以曳屣而歌者南陳之器
其事於子也最久故皆篤於忠信以澤於仁義之言
甚深既成進士及在朝廷惟一意報主以名教爲已
任西陳開府於二巴南陳監軍於長沙皆以不屈而
死於賊甚烈今行人過銅山下因以想見其當時從
子講業於石齋之山時必留之移時乃去因呼曰此

澆沒不傳者
尚多惜乎無
從起系籍門
下諸賢於九
原而一問之
○劉公善懋
字
張公若化字
兩玉若仲字
粹五後遺亂
借隱丹崖山
中以沒

三忠臣石也。然則海邊而多賢人何也。曰。又有銅山
孝廉劉子善懋之清夷。與丹山孝廉張子若化進士
張子若仲之靜溫。在盛明之世。皆不樂仕。無一日不
以山居自娛。人皆曰。此國之顏子也。門人歸之。仁以
張劉稱。

四十一年癸丑。黃子二十有九歲。子始杜門於東皋。杜門
莫盛於漢人。然則袁閔陳咸將以避世也。故杜門而
黃子將以著書也。亦杜門焉何也。曰。人豈有不避世
而可以著書者乎。子杜門時。其旁鑿一竇。惟問業者

得入焉。戒門人曰：人苟有近於勢利者，則君子必避之也。古人讀書，入山必深，入林必密。奚但杜門乎？自是竄之內，非問業者不至。然黃子少已著書數十萬言，以明天地之道，帝王之義，萬物變化之紀，皆壹本於六經，而世猶或非之，以爲今之人未可以語此也。時復卑貶其論，欲與世爲通，比之以滑稽，又澤之以藻采，然而子不樂也。是以杜門益著書，以尋六經之緒。

子作太咸，以形聲色九九相推，各得七百二十九本，河

莊譜云晉學
鄭公諱三後
校漳士子試
居第五明年
鄭中黃語以
子歸同行至
水口而兄匪
石公以母命
止之乃還故
子於鄭公咸

圖曲折之勢。兩其陰陽。以六因之。盡萬物之用。然大
要與太玄同。摹其所差者。謂元會運世與歲月日時
約略相等耳。

四十二年甲寅黃子三十歲作詩表。

四十三年乙卯黃子三十有一歲之粵講業於潮陽以太

守詹公諱佐之招也。詹公聞黃子其達者也。發一掾

以幣迎之。漳海之濱。至州郡令其子而問業焉。子一

日念欲見青原夫人。不告而出。詹公追之。遣一掾以

幣送之。乃歸。子歸未幾。遂赴秋試。是科典闈中考典

考來公

諱宗道

及姜公

諱性

舉於省試。擬第一人。以違式

聞二公乃出見子於旅次。皆曠舉也。

四十四年丙辰。黃子三十有二歲。杜門作詩。揆春秋揆。以應人之求。

四十五年丁巳。黃子三十有三歲。杜門不出。有問字者。皆從竇中往來授業。

四十六年戊午。黃子三十有四歲。是時學使岳公

諱和聲

抵

漳校士。拔子第一。乃與之探討。羅文質公李文靖公。極論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時岳公爲之爽然。

按是科典試者內翰丁公諱紹軾禮科張公諱孔教分授者丹江令張公諱履端子自序云納足胸中妙幅礙君必不得已刻管細書盈十餘行自謂多矣已抵及安發後出屬乃近五十順序而存之口逆流小草

子講學於榕城。以學使岳公之招也。秋八月。子舉於鄉。

第七人

十一月。子如京師。作逆流亭。

四十七年己未。黃子三十有五歲。自京師歸。復杜門於東。舉作三易洞璣。有書與門人曰。騎驢載道。淒風烈日。計六千里。幸以皮骨歸。見老親。雙鬢之外。四壁自如。窮於昔日。又有書曰。僕自兩年來。日市數升米。或一二斗許。雖苗魚薑蕨。莫之敢問。自計爲諸生時。未常至此。今無可奈何耳。貧何所不樂。但令老母日憂朝。

已未年莊譜
云是年袁其
雜作為駢枝
別集行世非
其好也

按明史及諸
家刻本俱作
燕宗

順天二字疑
衍

餐殊非人理耳。忍此過後年不知如何。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黃子三十有六歲復杜門作三易洞
璣未成晝測治忽夜測星漢。楫戶無外交。有書與紹
和云某寡特之士與六親澹泛自以一身飄泊塵海
獨守廬舍似無人聲動二三月也。

僖宗天啟元年辛酉黃子三十有七歲是秋如京師蓋公
車也。

二年壬戌黃子三十有八歲在京師始成進士同考順天
試者韓公諱日得子之文異之曰此必福建黃子也。

時子以迎養
大夫人在途
櫻禍發及母
疏弗果上未
幾歸里旋復
丁艱而魏瑄
亦投首矣瑄
禍雖烈幸不
及子殆天留
之以殿有明
二百七十五
年之終局賢
人與國互爲
存亡豈偶然
哉

子爲庶常時魏瑄虐焰方熾文湛持

諱震孟

鄭峯陽

諱鄂

與子約同盡言報國湛持請以身先之死而後繼之
子疏稿已具旣而弗果上故子後有疏云鄭鄂者天
啟時與臣同爲庶常鄂與震孟後先抗疏臣以迎母
且至三疏三焚鄭鄂常以爲怯

三年癸亥黃子三十有九歲迎太夫人來京師就養而孺

人林氏侍太夫人至嘉興病卒時周忠愍公

諱起元

方

巡撫姑蘇經紀其喪更遣人護太夫人至京及丙寅
歲周公以忤璫被逮按子與友人書曰吾母聞綿翁

黃石齋先生年譜

之變涕泣闕干至爲婢兒所笑毋乃愈泣繼之以誓
今想此懷猿腸盡絕耳

四年甲子黃子四十歲初散館授翰林院編修與修國史
實錄請使朝鮮

劉公字長璋
世稱元如先
生長奉之西
湖人
郊諸富魏瑄
時籍蓮故事
展書官必奉
書膝行子以
經冠道尊不
宜有此獨以

五年乙丑黃子四十有一歲子曰乙丑春余在長安與劉
御史其忠隔一邸舍予旣以講筵獲罪御史用劾魏
瑞杜門雖咫尺不相往來旣逾月御史以甘肅差去
余用侍養歸未移時而禍發所不見血者劍首之縷
也夏四月請告歸里秋七月至家冬十二月葬青原

平步進魏瑤
日之不能難
也。按子辨
明仁義疏亦
云臣侍經廷
僅一日以件
瑤去即此事
也。
按諸家刻本
玄石作玄夢
按雖字別本
作誰
考文明夫人
傳云夫人生
寓咩微士家
計部諱乾奎

公於北山因結廬其下躬自負土成墳勒先人行事
銘於屏石每書輒簪筆以拜一字一拜拜畢而後書
文皆從古如三代以上碑復立小石屏於墳後曰青
原玄石背勒三十五字語同古讖不可解次及墳庭
亦取青石員砥之著河洛正變之文宛然地上經營
數年然後就常曰吾茲墳域上下數之卦變俱全後
世雖復有能知之者

六年丙寅黃子四十有二歲春娶夫人蔡氏越兩月而太
夫人卒子水勺不入口者五日勅斷外事依依北山

公姪女幼通書史有至性十歲與女弟割臂念親疾長適黃子時子以抗疏忤權相累遭厄削入詔獄夫人無幾微見於詞色子殉國夫人乃半幼少諸孤避跡深山備嘗苦況猶以文公之孫有朱汝魏公之孫有張世家世忠孝相勸勉

不見津顯不與宴會不作詩文

七年丁卯黃子四十有三歲時海寇方亂標掠肆行遠近爲墟子獨營墳不輟諸寇亦相戒無擾臘月乃葬太夫人於北山。

毅宗崇禎元年戊辰黃子四十有四歲八月淡墨已除甫親筆硯有援琴賦詩示諸門人又同諸生出墓側談經

二年己巳黃子四十有五歲三易洞璣成冬辭墓出山過南巖偕張紹和鑿山信宿而去至建安知遵化已破

嗚呼天統孝
徽作配忠烈
造物締合之
奇至於如此

按莊講云上
年子沐家從
攜孥出關至
是寄家鄉園

莊講時同與
浙江試者科
臣熊漢陽也

羽檄徵師驛道騷然

三年庚午黃子四十有六歲至信州建德谿中探邸報不
至繫纜數日登釣臺諸峰元夕泊桐君山攜酒與桐
君對酌至臨安聞艮固破有檄止十道師爲之愀然
至毘陵見鄭峯陽於家將渡江聞都門戒嚴驛騎留
滯乃單車就道寄家鄭園至儀真還向毘陵白家北
上夏四月入都未幾出典試浙江子在棘闈每晨起
焚香堂上同諸臣北面再拜而後閱卷事竣還都逢
神宗實錄成晉右春坊右中允是時督臣袁崇煥以

誘殺毛文龍抵罪。詞連舊輔錢龍錫。併逮詔獄。廷臣無復言者。子乃中夜草疏。排闥叩閣。略曰。纍輔所坐。爲罪督攀緣耳。督臣受劍制閫。令有事得據閣。臣語爲質。則是綸扉之內。割邊牆爲殊域也。且陛下御極以來。輔臣獲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有幾宰輔乎。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未聞岳牧繫纍。煩皋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當以堯舜爲師。倘罪輔猶可贖。臣請輟清華。歷疆場。約束東江。收拾遼廣。誓得一當。以爲纍輔減千一之死。時臘月十三日也。疏奏。

天子疑爲詆毀曲庇。着令回奏。三奏而疑未釋。待命四十日。

四年辛未。黃子四十有七。歲春正月十九日。子回奏三疏。始下降三級調用。禮科又吹索浙闈事。數次不已。子遂更二疏乞休。同官倪公諱元抗疏稱子爲古今第

一詞臣。願以職讓子。子因屬之以詩。其序曰。文網未釋。乞休爲勞。倪鴻寶特疏見白。爲詩言謝。非乖叔向引誼之情。未殊孟博避咎之旨也。夏五月朔。上以久旱步禱南郊。十三日釋舊輔錢龍錫。子乃賦大解網。

之詩。乞休之疏。旋於後十一月廿七日下午。臘月舉一子。親朋畢賀。益長公子慶也。

五年壬申。黃子四十有八歲。春正月。束裝將行。有放門陳事疏畧云。臣自庚午正月。攜家北上。今又正月。閒關南旋。往還冒難。首尾二年。在朝班不上三十日。食俸米四石五斗。罪過山積。僮餘骸骨。恐一旦溢然。幸及殘喘。冒昧吐之。臣自少學。身以天道爲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治亂。百不一失。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爲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

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六其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告誡未有深切明著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竒。今歷十分之四矣。臣觀陛下開承應大君之實而小人柄用懷干進之心在陛下以大君之哲

按全謝山大
滌山房祀典
議云滌海大
儒其墓必在
口星之關天
生與滌山作
對顧不之祀
而肩肩於提

可制小人而有餘在小人以干命之才。可中大君而
不覺臣攷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零七
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臣病久。援
筆氣絕。乞念垂在之言。併依例放行。已復遵旨再奏。
以濫舉逞臆削籍爲民。

春二月掛冠出都門。自濟寧過兗州。至曲阜。上孔林謁
周文公廟。下昌嶧徘徊九龍山。孟林在焉。子各繫之。
以詩。乃買舟至留都。寄家城隅。自僦小舟。沂江而上。
遂歷黃山。白岳。九華。皖臺。匡廬之勝。是秋至餘杭。諸

舉諸君亦何
爲者又云漳
海正命門人
星散何義非
呂漢靈二公
抱其道世居
山房終身不
出以道民終
亦可傳也何
諱瑞圖呂諱
叔倫
子自出都別
本無自字衍
文也

門人畢集。因築書院於大滌山。大滌山者。當餘杭之
西。宋人所營洞霄宮者也。舊祀李伯紀。朱元晦二先
生。至是更加啟闢。子於是爲文以記之。然子自出都
以來。自春徂秋。亦隨意放浪山水。東南與區十盡七
八。日何圖杖履。遂包斗牛之美。是冬抵墓下。誦陶詩
曰。徘徊邱隴間。依依昔人居。乃曰。吾怪陶廬不在土
行之側。歲暮復走南靖諸山。二鼓乃歸。明日歲除。無
以祀竈。偶友人餉二熟雞。子爲喜動色。過元日。親朋
乃知子在。於是咸集。子曰。如此熱鬧。不當與袁安燒

火耳。

六年癸酉黃子四十有九歲在北山復治墳墓

七年甲戌黃子五十歲自抵家守墓諸弟子相從講論皆

在浦之北山子談經之餘適秋水曹公諱惟才敦請子

發皇聖學於是夏五月子始卽漳郡紫陽學堂爲講

舍定於四仲之月雅集課藝因文證聖隨所疑難先

經後傳先籍後史自近谿敬齋而上周程羅李而下

不妨兼舉以印身心子自次所條答爲榕壇問業臘

月乃還北山守墓

按莊語云於
是特舉書前
後二篇

八年乙亥。黃子五十有一歲。夏五月。復會於榕壇。子泣講
席。有期之喪。腰經不除。張劬之瑞鍾請曰。聞晦翁欲
集二禮大成。有所未及。吳幼清論次稍定。又多所遺。
吾漳素遵家禮。然期功之喪。亦鮮有持者。不知孔門
諸雜記。平居皆可詳說。不子曰。平居且勿暇論。然二
禮詮次。極是學問中要緊。久已分類引伸。但日用疏
淡。未能繕寫耳。卽以二禮定本付劬之。然尙未及刊
布也。

子與諸友登天治巖歸。適漳郡地震有聲。時冬十一月

三日巳酉雞棲矣。或問春秋五震始終於臣而中於君。大抵以爲陰盛也。今立月伏藏而地動其在於周則正月也。古有之乎。子曰。凡占者家不占國。郡邑不占天下。然君子痾瘝乃身。匹夫納溝尙爲怵然。何況大地。劉向輒指郡國事爲正應。其義極疎。兄所言者與劉向異指。自足稱耳。語未究而環命適至。子講席不輟。翊日諸友敘別。勸駕子因酒酣發慨。時艱悲憤涕泗不已。亦會歲暮復還山守墓。

九年丙子。黃子五十有二歲。時新奉環命。將改荔衣。擬拜。

疏請告。稍謝朋從。會子誕辰。諸弟子請於宮庶。蔣公

諱德

景。蔣公就問業中拈十八條。推暢立風。以抒嘉祝。

子曰。自某談論以來。風過樹翻。無人更看落葉。蔣公
纔拈一枝。覺樹樹紅。酣山山碧。戰此處不發憤。那得
樂來。前日爲誰開此罪過。諸子云。此問不從。蔣來不
從。諸生却自夫子生下帶來。子懔然請一一舉似。詳
爲條答。子曰。蔣公揚糠見寶。初示聞道之艱難。末示
成道之不易。叮嚀告誡於孔。遽寡過之年。所以裁成
垂引爲不少矣。又曰。任看山山樹樹。仍是老至倦來。

一部易書只是乾乾終日已而有司敦促上道子至
秋盡乃發臘月遂至京

十年丁丑黃子五十有三歲正月朔見朝二月分校會試
詩一房得士廿一人夏四月廿八日具疏乞休凡再
上不允五月陞諭德兼堂司經局六月十三日具疏

辭職自劾臣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之語冬十月有申

明掌故一疏

畧曰司經名局是無一書東宮有日問
誰司局事者何以對之先臣邱濬嘗稱

我朝著作聖祖極多然當永樂時名授東宮惟文華
寶鑑聖學心法廣昭鑑錄錄本之訓四種書而已今
四書傳本甚少可發內本膳刷由是推之書中有二
典三謨洪範無逸禮記之中有玉制月令儒行緇衣

坊詔表詔禮器禮選學詔樂詔易中有乾坤文言上繫下繫詩中有二南幽風正雅周頌擇此四經大篇鉅章不過五六十帙講官六大人習十篇錯於四書以翼實訓在約御博不及二年而義類備舉矣乞次第舉行有旨

彙集進覽。

冬十二月陞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兼管理玉牒復疏辭云臣自出山以來期捐七尺決頂踵以報陛下必不可得亦當有昌言顯行裨益涓埃而去決非爲改衣換帶來也今旣一載寂無一語臣之學術概可知矣如臣者但守原職料理經書俟其尺成縱之巖壑自謂過矣乞改

授蔣德璟謝德溥二臣使臣隄戶稍完職業不允

十一年戊寅黃子五十有四歲作孝經大傳春二月侍經筵隨班名對退而補牘云臣承清問人才臣言人才如樹木霜雪摧殘之後須勿折其萌芽又譬養火亦要積薪臣以餘生親見堯舜無復一語可佐纖塵則亦無用讀書爲矣臣懲艾已深捫舌日久豈敢重干嚴旨以自取戾然私計天下人才如鄭二俊姚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皇上誠愛士莫如愛已成之士誠理財莫如理有式之財當茲衆渙之時幸引乎萃

接莊謂及本
疏章未十上
之下有書之
萬言句

之旨。時十有二日也。至二十有三日。旨下。以子偏私。再疏。又以爲支飾。子自知不容於朝矣。第以數書。未就不欲遽去。乃復奏曰。臣生逢聖主。不能質直。自將學求事君。又蹈迂疏之失。惶遽之下。追尋前章。已自盡焚。不能復憶。惟憶所述失體。援筆莫措。昔魏徵在帷幄十七載。奏疏數十萬言。無一忤旨。亦未能比績。臬夔真德秀立朝僅一月。條陳百餘事。無一紕漏。亦未能差肩王魏臣在詞林十七載。已同魏徵之年。立朝十四月。更踰德秀之數。章未十上。而迷繆頻仍。瑕

巖山積欲以仰贊高深希踪去昔良亦難矣臣自揣
草野之資終非法物束身席藁以待褫斥倘念纂述
未就寬假數月是臣望外之恩未敢自必三月九日
得旨不究然子繇是諸疏草皆命曰焚草也

按三疏雖同
時並封以進
而于草疏在
未赦下之前
故疏內論楊
嗣昌只發其
在樞密諸罪
而已至嗣昌
入閣後子繇
敢召對政本

夏六月十八日又因隨衆召對與上論清任和仁明武
復補牘云臣有感事三疏阨於時會不能自達死有
餘恥按予三疏一論推督臣不拘守制一論宣大督
臣奪情一論違撫臣議款其論推督臣者謂宣大督
臣盧象昇父殞載道請近撫臣權攝忽有并推在籍

風化云云乃
而奏語也不
森君對紀云
三疏與此微
有異同但不
及此之明晰
耳○東事方
殷遠撫臣方
一濬宣大督
臣陳新甲繼
補臣楊嗣昌
皆庸懦怯兵
湖謀誤國故
子發論之
楊陳奪情乃
其餘罪也○
按子尚有擬
請誅楊嗣昌

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者可以不父。爲臣者可以不君也。陛下以日月輝氣。尙下詔引躬。明示以君臣父子。皆愛於天。禮樂刑政。所從出。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玷陛下仁孝之治。是不宜使天下四夷聞且見之也。嗣昌在事二年。才智備覩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指鳧指馬。說夢捕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俱走。無從施其鞭策。又何益於負重乎。其論督臣奪情。謂臣不知陳新甲爲何人。然聞其

等疏一言益
地均輸之失
計一言割地
撫賞之非東
錄集內文多闕

丁艱未終制。又聞其走邪徑。托捷足。天下卽甚無才。亦未宜移借及此也。凡論人才。觀其所難。批龍鱗。難於履虎尾。冒斧鑕。難於冒鋒鏃。今諸負氣直節。敢諫之臣。棄不錄矣。而欲使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建非常之功。垂不世之業。豈可得乎。臣所纂數卷書。已移月可畢。筆札干楯。均爲報恩。天下卽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用此不祥人以玷皇化哉。方今熒惑漸次。箕尾是爲燕分。十月交當南斗口。是雖有道所不談。然思患預防。聖人垂戒。新甲

崎嶇秦蜀。載道赴宣。度須百日。慮象昇以梵梵歸說
之身。待其遲遲。援琴之道。所謂乞河神以濡突火也。
語曰。奔車無仲尼。覆舟無伯夷。臣雖不才。受皇上殊
恩。猶將安轡奔車之閒。振衣覆舟之下。其論遼撫臣
款。疏謂臣接得遼撫臣方一藻揭帖。援俺答故事議
款。臣不覺爲之頓足投牒於地。陛下勵精十餘年。思
以堯舜之化被四海。而諸臣無能出一死以紓王憂。
此不待有志之士爲之泣弓而鳴鼓也。且如遼撫之
說。謂款成即可撤兵以討流寇。毋論款必不可成。

必不可久。卽成矣。久矣。以視寧錦遵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者。方今上天告災。星象垂警。國家大事。宜以實示羣情。毋以文稽衆論。樞邊諸臣。欺罔詭闕。啟侮取羞。惟陛下慨然發樞邊諸疏。衆正其罪。毋使事成。禍積異日。不可復悔。三疏遂同封以進。時秋七月初三日也。至初五日。上持三疏不下。子疏言。嗣昌爲本兵時。兵革之事情。可奪。今政本風化之原。不可奪。上乃召對羣臣。及子於中左門。首召六卿。各問其當行。事畢。及子。謂疏發於枚卜。不點之後。似有爲子言臣

林公字
號何公
字元子
號黃
如

爲綱常計。不爲一己計。是以自信其無所爲也。上終
以爲非。子力言非私。上曰。三疏不上。有何時會爲阨。
曰。臣以同鄉林蘭友。何楷有疏。恐涉嫌疑耳。上曰。如
今便無嫌疑耶。曰。今日不言。後將無及。臣之有言。臣
不得已也。且臣如緘默。亦可濫叨升斗。但所惜者。陛
下之綱常名教。語未畢。楊嗣昌出言。臣請言綱常。君
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還在父子之前。臣父臣母皆
無所逃。臣又逃於何所。嗣昌又言。鄭鄴杖毋道。周推
之何不言綱常。子曰。故事言官論執政者。出聽對仗。

讀彈文。義當迴避。使人盡言。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
跪在上前爭辯。不容臣盡言者。嗣昌乃謝非體。請放
歸里。上以溫語留之。令嗣昌起。子言臣素恥言人過
今爲陛下存人心而已。上曰。汝無端污鱗。彼豈得不
辯。子言臣二十躬耕。四十負土。誠不忍見奪情之事。
上曰。如此汝又何言。不如鄭鄮曰。匡章棄於通國。孟
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宰予。臣亦謂文章
不如鄭鄮。上曰。汝言不如鄭鄮。是朋比耳。曰。衆惡必
察。奈何迫於權勢。使陛下不知是非之實。上曰。陳新

甲素達軍情。汝又謂其走邪徑。豈朕一不知。只聽人
競營耶。曰。凡人心正則行正。心邪則行邪。嗣昌以已
奪情。又推新甲呼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亦今日之
恥也。上曰。許曦言鄭鄭罪狀甚明。小臣且有公論。而
大臣反無豈不可恥。曰。宋人惡李定。不丁毋憂。故賜
孝子徐積粟帛以風之。臣如必救鄭鄭。則攻嗣昌。非
所以救鄭鄭也。然上故以子言有爲欲箝子之口耳。
子曰。綱常名教。自是陛下綱常名教。但今獨立敢言
人少。讒諂面諛人多。不得不言。上又以少正邪擬子。

子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端。臣心正行正。無一毫私。上曰。向以汝偏激。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隨則賜環。前日奏對文字。才亦可愛。還欲用汝。不意如此。偏矯恣肆。上令起候旨。以免拿問。子曰。臣今日不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是陛下負臣。上乃曰。平生學問。只一佞口。遂令子起。子於是叩頭而起。已還復跪。請再論忠佞。曰。人臣在上前。獨立敢言者為佞。豈諛諂而不言者為忠耶。敢爭是非。辯邪正者為佞。豈容悅順旨而不爭辯者為忠耶。上曰。朕非輕加汝佞。但

問此遁彼。非佞如何。若論紅牌轉換支吾當斬。上復
名羣臣先自責。因言人心關於國運。近來諸臣專黨
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用一人。便百端詆毀。律之以
法。當如何。鹵寇易治。唯衣冠之寇難除。再如此者。立
置重典。因令輔臣擬子罪。翌日擬以朋串撓亂。時在
廷諸臣亦無更起而爭者。乃取前所奉命撰述淇範
月令儒行緇衣。先呈進覽。然後去。

八月調江西布政司都事。臨行更上乞休疏云。陛下憐
臣孤苦。雖加劄艾。猶畀俸錢。俾就一官。以圖報効。臣

思此生祿養之榮。不及父母。頂踵之報。總爲君親。自賜環而賜謫。均非微臣之軀。由再死而再生。彌戴如天之惠。然而寸心易竭。九折難醫。自願殘生。真無所用矣。臣素恥言貧病。又每日計勞而食。自去冬迄今。二百餘日。經寒涉暑。手纂寫三十萬言。凡再易草實無一刻之暇。不合感事。發其狂癡。旬日以來。兩目就昏。加以體羸。嘔血盈掌。如此升斗。亦豈濫叨乎。臣通籍十七載。猶然書生。立朝五百日。未酬犬馬。倘淹忽半途。流播他土。將使千古上下。不知陛下忱恂之恩。

仁閔之澤。懇乞還山。以就醫藥。苟殘喘之尚存。何餘年之足惜。惟陛下察其真病。真危。許其待痊。待補。不允。

是月出都發潞河五百里。登泰山絕頂觀日作詩。是冬至大滌。陳卧子曹木上諸友日奉杖履將行。又爲諸友繫維三日。會倪鴻寶祭酒來自山陰。持邊信相示。悚然警聽。未忍絕帆。胥江長至後十日。乃發。何義兆曹木上送至嚴灘。登釣臺子蕭然感歎。乃作詩爲別。併寫雙臺八松以識分手。

十二年己卯黃子五十有五歲復還山守墓以前疏批旨
有朋串之語乃於石養山中墜廬之下別構數椽以
列大雅左曰十朋軒軒不容臆壁閒位置自管葛鄭
董至梅張周沈凡二十六人右曰九串軒軒不容臆
壁閒位置自屈賈魯李至張趙李馬凡二十人

十二年庚辰黃子五十有六歲在北山守墓誕日題門曰
殘生餘年死不受弔況受賀乎客有自浦至者闔人
輒辭去唯諸同人至自漳子令人延之別館迨晚出
見客乃共列坐石上子手自盪三石而坐曰吾今此

坐雖安亦危。有異僧至。子與坐對榻。僧一無所言。既退。惓然而歎。或疑僧有異。微言以調之。僧曰。火將動。今不幸外疏及之。禍且不測耳。未幾而江西巡撫解公諱學龍以薦剡聞。而逮命下矣。子聞報。卽於五月二十三日。辭墓就道。時緹騎尙在南昌。子中夜出門。匍匐至水口。揮手作詩以謝同人。有曰。臣罪如傾河。當於何者起。親朋但道古。引涕便不是。至南昌。開逮。諸子依依不去。欲同北上。子毅然麾之作詩曰。生離死別不可知。友道君恩已如此。又曰。斯文未喪。應能來。

按非語謂薛國瓌蔡國用二罪輔也

葉公號潤山

湯花火花仍復開。至礪山道中遇警。身先緹騎。得過。壽張接邸報。薛以罪死。蔡尋廢卒。子乃於七月至京。緹騎以聞。中旨未下。而計部主事葉公諱廷秀毅然上疏。請以身代罪。葉公者濮州人也。登第後。以魏瑄故。不出。既補冷曹。與子未嘗一見。聞子就逮。號於曹署。曰。吾輩稱冠。進賢冠。今名賢罹厄。忍坐視耶。呼一曹不應。又呼一曹。呼已繼之。以罵。又復罵。又復呼。如此。遍呼六曹。畢。無一人應者。葉公乃上疏。請代子。而八月。旨下。子與解公各杖八十。發西庫司。問擬。越數日。

而葉公之疏亦下。旗校索葉公。葉公曰：吾待子來久矣。請入視吾居。所有旗校隨入。見其左側置秘器一具。右陳全襲壽服。葉公曰：吾老母已終世。又無妻子。貽累今日。惟須公輩來一了事耳。卽隨旗校同往拜杖。監杖者聞之曰：異哉！千古乃有如此人。葉公不行一銖一錢。諸執杖者皆貽愕。不忍下。乃反輕於他杖者。旣拜杖已。削籍回濮州。子乃就床簀爲詩以贈。其行有曰：乳血在君親。霜露不敢侵。總此未墜生。呱呱啼亦古今。實未嘗一識葉公也。子在獄中與門人書曰：

古人於仁義爛時自裹血肉僕於血肉爛時自裹仁義悠悠命也。誰爲談者。子卧病八十餘日。抱足扶首。僅能起立。子以清苦聞於天下。諸獄役惟日奉紙札爭乞書。子爲書孝經以當役錢。書孝經一百二十本。各有贊義。本本各別。皆爲役卒持去。今已散逸。不可復見。著易象正。方開府。仁植與子同在西庫。見子所著。輒觀玩不已。時子方草十二圖未畢。忽錦衣着筐籃來徵子。子徐曰。吾畫一圖完就。逮耳。役人不可遽以子去。諸圖象翻播床下。旣去。方公更撥拾藏之。時

涂公納言一
橋先生次子
字幼安小字
德公

按莊譜朱紹
興諸生此作
崑山未知孰
是

祭酒諸生涂仲吉上書請代子故徵子同對北寺也
比至北寺械鞠四次毒痛之下指節纒纒又爲六十
四象正賦詩曰右手貫鎖左袖書解鎖寫書尙帶血
崑山諸生朱永明時游京師持百錢叩北寺門將遺
仲吉入北寺拜子於床下請侍左右執爨未幾復過
西庫諸中貴人皆因朱生購子筆札故皇上亦於宮
中時時見子所書孝經指曰沽名初仲吉之上疏救
子也通政施公諱那駁其疏曰寬以俟之仲吉又上
施公又駁曰存此議論仲吉猶持上不已施公名謂

之曰吾與石齋先生交最厚故不欲以過激償事若奈何更欲速之乎仲吉乃復出疏叅施公施公遂併二疏上令仲吉自取保質不則宜在城司候旨右堂

馬公理

諱思

告司令一室與仲吉旨下杖一百併究詰

同謀指使施公落職回家馬公逮付詔獄矣乃又追論葉公廷秀復逮至北寺同日對簿諸君子纍纍然相望司廷而未能相識葉公乃前俯而揖問誰爲黃老先生者子却就謂之曰是其爲葉老先生矣葉公乃以次鞠躬更揖曰斯當爲解老先生乎於是相與

諦視唏噓俱伏堂下聽質蓋當時牽連幾二十人堂
司拷仲吉所繇指使狀仲吉受榜掠無異詞問何人
指使曰某隻身萬里攜孤心以上叩九闕何容別受
他人指使必欲究所爲指使者請剖臣肝以獻語聞
上頗心動十二月過請室

十四年辛巳黃子五十有七歲在請室十一月刑部擬讞
子乃上疏曰今刑部定臣何罪臣不敢辯亦不敢知
然臣自計生平無門外交游無一介取與鉛槧終年
不知馬足卽如丁丑三冬至戊寅七月所進三十六

卷書皆手勒再易草則臣之不暇朋從可知已十二月又疏云臣生於海隅輕蹈狂瞽然自戊寅降謫而外未有過犯直以撫臣例薦萬里速杖又以諸臣申救嚴拷數番事出意表非臣所料憶臣曩昔名對平臺惶遽之餘進不擇言扞心何極然至於撫賊和戎之說遺禍蒼生臣猶自悔知之不盡言之無力也臣通籍二十載歷俸未三年今垂老髀消與囚對泣卽欲洗骨滌髓纂書自贖誰肯信者唯聖王仁閱再加宥焉疏上謫戍辰陽解公葉公馬公與涂仲吉亦各

按譜內凡以
先生稱子者
宜改歸畫一
蓋筆誤未盡
刪也

分戍於閩於楚於辰州。

十五年壬午。黃子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出京。將適楚。取道
至大滌。至白下。買舟將出長沙。時江北告警。桐筦騷
然。或云南至臨安。涉富春。沂信州。從貴谿西流。下臨
袁。不二千里。可至長沙。省諸波濤之險。先生曰。嗚呼。
予如擇地避險者。亦豈遂至此乎。四月十五日。至西
冷。與錢去非諸門人入禹航。僦青山船。入九鎖谿。至
大滌山講堂。諸友先後至。剖析鵝鹿疑義。復汎濫易
詩書禮樂新故異同之致。先生曰。周濂溪欲結廬滄

江不果。謂潘興嗣曰。三十年讀書。亦欲一濟蒼生。如
果不遂。與子論道。未爲晚耳。嗚呼。司命在天。有待而
營。何者。不晚。華嶽嵩少。俱爲豺狼之區。而大滌僅存。
與朱李木主相對。僕又當西行。賈楊以爲顏閔。景宋
以爲游夏。不知五百年後。誰復念此山如吾之於朱
李者。六月至九江。西林寺。定易象。正曰。及吾在。不定
此本。後世誰復能定之者。環報至。先生猶以是書未
完。留滯江渚。至江口。乃發疏謝病曰。臣自去歲臘月
解網以來。槩於今歲仲春束裝就伍。自揣殘年。無可

報主得子孫永世禦魑魅保煙嵐足矣。酸楚聞關蹀躞載道。至六月始抵九江。西望辰陽尚三千里。臣以摧殘老病。遂至委頓。無復生理。中夜揮涕。謂臣廬墓十餘年。乃不死於北寺。而死於江楚。命也。栖栖數月。伏枕蕭寺。人迹盡絕。十月朔日。有人從留都來。傳聖諭。念其清操。力學尙堪策勵。准赦罪。還職。臣伏枕墜牀。恍惚如夢。起設香案。匍匐叩頭。隕越階下。念自古人臣。未有迂狂。賈罪如臣。而得起於戍籍者也。臣少孤貧。長而備書。今以老病一絲未絕。臣思漢臣馬援。

病卧土窟中。聞鼓角聲。曳杖延頸數廢。見者哀之。又
如宋臣范鎮劉安世屬纊之時。猶以天下爲念。今臣
未卽死而委頓如此。智不加葵。忠不加曝。自古儒臣
亦豈有匍匐而就鳩行。扶攜以酬馬骨者乎。臣幸逢
盛世。遭明主。脫離罪罟。下就邱墓。擊壤偷陰。餘息幾
何。惟願陛下力行仁義。使流氛早靖。宗社奠安。臣雖
朝夕溢就草露。猶與九原父母銜結。無窮。還至留都。
聞解學龍葉廷秀諸公。尙未免戍。復上疏云。臣甫離
盆盜。不敢遽有籲呼。然廷秀病極。學龍垂老。皆以日

爲歲度日如年。陛下旣以特旨赦臣，乞以特恩再沛。臣澤悉赦諸坐臣株連者，疏上。赦免。先生亦以是月回家。何養兆送子至桐君山，子乃爲文附告朱李二先生曰：並不使桐老嚴陵訾吾濡滯也。

按余字疑當
作子

十六年癸未，黃子五十有九歲，居北山。春三月，子擎舟至蓬萊峽講堂，鄴侯山舊稱蓬萊峽。余五月十日，實始啟疆，乃扶筇上下，點定其處，令諸友得命意匠焉。未幾復還北山守墓。

秋八月朔，孝經集傳成，子同諸門人就北山草堂，具章

服北面望闕五拜。三稽首。又向青原公墓前四拜。再稽首。乃於堂中置書案。上諸門人各受業焉。子曰。孝經之書。戊寅起草。未經進呈。乃於九江綜其遺緒。以示同人。

冬十月坊記表記集傳成。子云。宋淳化至道閒。嘗以坊記表記頒賜廷臣。今禮經備在學宮。而習者沿爲曲臺遺言。無繇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出。故復略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以究其指歸。又云。是書起草於巳卯之春。中間危孫未及進呈。統俟賢達訓討刪

定。庶無乖馳焉。臘月出江東。登逃兩巖。隆崖賦詩。因名崖曰捨身崖。又曰鳥道。

十七年甲申。黃子六十歲。春正月。有在山乞致仕疏。略云。臣稟受窮奇。沈疴日頓。臣鄉又當寇攘。臣托居墓下。寄命松楸。一月數驚。未有動理。臘月臣始決意出山。離墓下。至江東。已百四十里。諸生相持登高臨遠。臣失足顛隕。層崖二十餘丈。適墜石灰中。頂踵幸全。而左腕右足。困於庸醫。幾成廢疾。嗟哉命也。臣生逢盛時。位登華貫。進多狂瞽。則有斧鑕之虞。退可棲遲。又

有溝壑之患。臣死於溝壑。伏於斧鑕。則重傷明主之心。斧鑕得生。溝壑不死。又莫塞孤臣之願。所由者持身不審。寡過未能。德薄則不佑。於鬼神數奇。則取憎於造物。雖復招以弓旌。寵以綸綍。徒足生其災。曾覆其消受也。惟冀皇上擴覆載之仁。旣以特恩起臣於斧鑕之下。再以特恩全臣於溝壑之中。臣茹草飯糗。與稚子里婦。播大舞地。誦德無極。臣力疾具疏。

春三月庚子。明誠堂成。司李曹公及諸先生至。諸門人乃侍子謁先聖先賢畢。乃請諸公祖父母諸先生交

拜畢。乃共更請先生。先生曰。業從諸老先生之後矣。敢辭。諸先生不可。亦皆再拜。環揖而入。先生敷長者之席。及諸論聽問之坐。稍後。縣閒鐘磬琴瑟各一。坐定。講史讀書。誠凡七條畢。乃講書。以東西問答相起也。問今日明誠二字。的從中庸裡來。是可爲良知王敬。別下鍼藥。曰。良知王敬。只是明誠。註子從誠生明。是良知。從明歸誠。是王敬。先後賢初無兩路。亦自不用鍼藥。問明誠雖有天人之分。畢竟只是一物。若看爲兩物。則金自不柔。木自不剛。火自不涼。水自不熱。

卽有氣質如何變化得來。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品物化生。一塊大地，風霆出入，初無土石之隔。豈性命存於形色之中，能有形色之礙耶？曰：天道人道，是人生而上，不須說。只說一物一事，先得過後，信得過。譬如一鏡，先要刮垢磨光，然後隨形映物。到他隨形映物，尙要刮垢磨光，切莫道鏡卽是光。光卽是鏡也。問：思誠明善，憤樂循環，決不在愛敬義利笑夢中閒忙討消息。又不在覩聞斷絕牆枯壁立處，苦作工夫。畢竟如何？曰：聖人言誠，要與天地合德。

言明要與日月合明。此理實是探討不得。周公於此
仰思。顏回於此竭才。難道仲尼撒手拾得聖人。於此
都有一番嘔心黜體工夫。難爲大家誦說耳。做聖賢
人不喫便飯。問明明天上。亦有日月星辰。白白江中
亦有波瀾島嶼。孔子生在東魯。再不說蜃氣樓臺。周
公治於天中。亦不辯晷影長短。只繇他見明。所以信
得過。亦由信過。所以見得明。如憑空心硬說。知貫猶
望海際。云與天通。泛槎十年。終不到牛女之下也。看
來至道待人。只是箇禮。禮自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

故相生。敦崇遞起。知者百世。不知牆面。周公仰思。仲尼發憤。皆爲此物。留與後人。一再參觀。曰禮樂只是中和。致中謂禮。致和謂樂。易說大壯以非禮弗履。說豫以作樂崇德。兩卦皆雷也。天地作用。雷爲大人身作用。怒爲大風。雨皆生於雷。哀樂皆生於怒。雷從健出。比於禮。雷從順出。比於樂。怒從健出。禮以止之。怒從順出。樂以平之。故先王爲禮樂以導中和。天地性情。居然可見。地雷曰復。天雷曰無妄。雷地曰豫。雷天曰大壯。禮樂中和。於是見像而誠明之義。亦盡於此。

講畢先生親饋祭酒畢乃就主人之位酒初巡歌者
歌匏葉之詩先生出致詞曰以長者之盛德又無以
獻也敢以匏葉先於兔首諸賓拜謝就坐酒六巡歌
出車之末二章先生出獻曹公曰以此春日執訛獲
醜雖有飛鴉食椹變音況倉庚乎乃皆再拜又歌六
月之卒章先生出獻曹公曰吉甫何當張仲爲多矣
又皆再拜乃退就位歌者歌南山之全篇先生出獻
劉公及沈公曰以父母之光邦家也以父母之德音
也南山何足多乎乃皆再拜卒爵磬作就坐歌者歌

詩我之四章。酒七巡。又歌陞桑之四章。及黍苗之五章。贊者曰。賓主交相獻。先生乃出獻。賓曰。今日喜見君子也。小人之於君子。猶黍苗之於陰。再飲德而已。何報之有。乃皆再拜。酬酢二反。乃復位。酒再巡。講監立於縣閒之左。誦抑戒之七章。講史立於縣右。誦賓筵之卒章。於是磬作。賓起。金奏。主人送賓。先是去歲王春盜賊四起。諸弟子勸先生入焦桐山。先生以廬舍松楸無復。遠理諸避難。無下者。又望北山爲歸。先生以是偃卧。諸暴子亦相戒去。二十里之外也。今春

賊大起。先生又以縣岨折屐歸。衆愈益懼。先生曰：無
畏吾病。蒼生與吾等病也。於是三月諸賊又敗。或問
先生何以知之。先生曰：吾得還浦。修一日之禮樂。則
亦天也。大與吾禮樂。則不與吾干戈。吾之與浦。豈有
二天哉。諸弟子亦藉是自信也。曰：凡是黎獻。皆游於
先生之天。先生謝不敢。曰：吾過矣。吾過矣。

夏五月。子在焦桐山中。丞張公諱肯既平漳寇。過鄴園。

諸弟子至者五十三人。迎張公入謁。先聖賢畢。乃於
三近堂。留中。相道子持尊至前。命讀祝曰：天贊張公。

削平漳寇黎民既安克善厥後懿德崇功百祿是受
凡我明神悉保護之讀畢再拜各就位弟子講書畢
執邊豆陳饋八簋酒七巡歌子奏凱贈言一闕賓出
拜致辭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涼德何脩獲此拱璧
子舉觴賀曰用如不疑功如不居禹鬲匪鍾湛以詩
書交再拜復就位於是賓王舉醅者三子揖張公游
於石翁講堂遂別

次日郡司李曹公至鄴山諸弟子維舟蔽江尙未解
去因卽三近堂講仲尼好學周公力行伊尹知恥此

時有疑子不討賊者詩云萬國共傳衣帶詔一人方翻水熾詩今讀與陳臥子書知燕都之信尚未通也即水熾序內亦云誠得并閉之內荷械同丹磨敏之蔡州心就進雖扶碣石以

三聖人作三近事。抽繹酬酢成禮而退。曹公復申十問。詳大易剛柔靡盬之旨。語皆玄遠。不能盡錄也。

燕翟二月十九日之變。至先生乃率諸弟子爲位於鄴園。袒髮而哭者三日。計大明之歷自洪武戊申迄崇禎甲申二百七十五年。從河圖之數爲稼穡末際。同歷西周子於璣象諸書已詳之。故曰使詩書無徵。則卜洛爲過矣。子謂陳卧子云。吾處天末。無殊聾瞶。五月廿七日。乃聞神州陸沈。閩湖血戰。此自臣子奸回。陷我君父。剖肝瀉髓。莫贖其辜。故於六月二日。追惋

導渤海明焦
原以出五門
猶或可爲足
子之志未嘗
須臾忘天下
也此蟬樹
庸有當乎詩
存其集中恐
誤後人或辨
於此

時事瀝爲詩章。蝨血嚼齒。語肩世道。非徒山哀浦思。
淒焉引歎矣。時南都諸臣已擁立福王。卽皇帝位。因
時望會推子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子
聞報。乃於夏六月二十有二日發疏。疏云。臣以去臘
陞。嗟乞休。不獲從。諸臣號曰。閩湖有覲視息。無地自
容。誠欲亟詣靈武。則荒蹇難前。竊意今日之事。類多
伏莽。不設重臣。不能復馭。葢以南都定鼎。則閩中江
右。皆爲首藩。江右之有虔鎮。南攜肇廣。西揭汀漳。有
事則合二省之師。不十日出於鄱陽之外。閩中之有

浦城建陽東連溫處北距玉鉛水陸所湊在於衢州
有事則合三省之師亦不十日出於錢塘之外誠以
嶺南之餉濟江右以嶺東之餉濟閩中以兩省之事
權分注贛州衢州則藩屏之義固矣疏上未能見之
施行也有司以朝命敦趣上道而鄴山書舍成

甲申秋九月朔丙戌諸門人從子升與善堂安列聖先
師遂釋奠外祀朱元晦黃直鄉陳安鄉王子台陳剩
夫林白石蔡鶴峰諸先生盥薦致辭曰念茲桑梓爲
紫陽過化之邦繫此雲泉亦德星共聚之地百里內

有賢人十步閒多芳草先覺之覺後覺文旣在茲見知之知聞知道如有待況斯樂山樂水之致其爲分仁分智之宗爰集十一先生同堂而修盟薦何徒五百餘歲應運而致威祥後海先河龕陳俎豆師梧友嶽并藉蘋蘩倘岸谷未更千秋猶爲覲面卽京原可作半榻或與明心主人黃某不勝瞻仰之至奠已諸公祖父母學師長及諸鄉大夫至謁先聖賢畢乃至講舍序位交拜畢諸弟子遂鳴鼓升樂性堂子敷諸賓坐講監唱誓戒及弟子職已乃講書問答相起也

講畢。磬三聲。各陳講義而退。酒五巡。歌者歌小宛四章。繼歌沔水之篇。子出獻諸公。祖曰。越在草莽。惠然肯來。忽覩蓼蕭。龍光有斬。瓠葉兔首。乃隲小宛。適征沔水。憂讒得無過乎。賓拜謝。獻酬畢。乃就坐。酒七巡。歌下泉及鶴鳴。子出獻諸父母。曰。下泉替而思其隆。所以貴父母孔邇也。諸賓拜謝。於是獻酬如前。復就坐。酒九巡。歌車攻之篇。又繼歌吉日。以亂焉。子出獻衆賓。致辭曰。周宣之車攻吉日。備而無患。敢爲諸公頌。諸賓復謝。舉觴交再拜。子洗爵。亞獻諸先生。亦致

辭曰。今日中興。歷合成周。德逾建武。卧東山而起者。君父之義也。痛神州之沈者。詩書之力也。子弟之樂有賢父兄。諸先生亦交再拜謝曰。中興之日。見此講席。以慰天下蒼生。人心之有禮義。干櫓猶大阜之有車馬。蒐獮也。於是王賓酬酢皆三反。酒再巡。告終筵。誦抑戒及賓筵如常儀。斯會諸州太守令君學師長十有一人。薦紳先生十有五人。孝廉二十有四人。茂才三百三十有二人。及子之長公子慶。次公子慶。與懿戚二十有一人。凡三百八十有四人。次日子同諸

子登黃龍洞。子於是留數歲於山中。

是月十五日。子出山。至晉安。忽欲止。蔣公若柳力爲勸。駕乃發。子言曰。始某在白雲庫時。鄉先輩來省。子遂有詢及後事者。某心知其故。而意殊不然也。憶某數十年前。嘗夢身爲宰輔。至南都。忽見逼迫令草詔。某流涕號慟。擲筆不肯草。遂折其兩臂。繇此言之。白雲庫豈能死乎哉。然而所上之疏。輒持不下。又聞屢有北行之使。以是常知其難也。故作書與楊機部曰。吾徒頑石。擗骨合藥。無補於天。猶冀後人嗅此藥氣耳。

子行未至都晉禮部尚書子卽於衢州上疏請告不允時孟冬十月也乃決意詣都

宏光元年乙酉黃子六十有一歲春正月入都子於二月

疏請奉勅祭禹陵比抵會稽致齊七日夏四月庚申

至禹廟行禮復疏乞休初子出都將至天寧州爲風

驅回泊龍江灣不得發時春三月一日也夜夢高皇

帝謂曰卿竟舍我去耶子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

廷以是雖乞歸猶徘徊江渚未忍遽去

思曰子以大

桐山及至禹航山中聞逐劉念臺先生以謝四鑿子謂門人曰此自李師道吳元漑所不敢爲者而今日

按文明夫人傳云子自禹陵歸知國事已去潛刺大明孤臣黃某七字於磁屬門人曰他日以此識吾屍

拔潞王監國
記侍坐下有
子請面謁等
句

見之吾何爲又出山乎。又獻策而安。及至夏五月。聞
帝不用。乃出祭禹陵。夢高皇帝名云。及至夏五月。聞
大駕播遷。皇太后至臨安。與駕相失。首輔馬士英擁
兵西湖。則曰聖駕在靖南軍中。子乃上奏太后。請趨
黔兵至黃。得功軍輔翼聖駕。又請速召金華江右兵
及閩中潰兵。令立功自贖。又草諸檄諭。子疏請雖切。
太后闕然無聞。潞藩在浙省。已稱監國。子再具啟勸
進。及上監國事宜。凡七條。又皆持未下時。夏六月。潞
藩賜子食。命李進高起潛孫元德三內侍侍坐。李進
辭以懿駕在內。子乃移舟至桐廬。忽接檄令所在扶

駕恫疑久之。問其材官。則曰：聖駕乃唐藩。非潞藩也。朱大典云：唐藩未還封。安得至此。但以潞藩閉關。脩齋度不能修康王故事。乃從舟中晤唐藩。見所談論。慷慨以恢復自任。因同衆交拜。約成大業。明日遂請監國。至衢州。誓衆犒師。而潰卒至者不能數千。軍容不立。子意欲唐駕駐蹕衢州。方可號召二浙。聯絡江右。不欲入閩。而諸將擁唐駕入閩中。關子懼不足係天下之望也。故復啟云：職觀天下險絕之處。未有甚於閩中者。也。自五代以來。割據者數王矣。卒席媮自

署之閒。文武爭次子以疏求去云。臣以國恥未雪。中夜撫心。思聖明垂諭之言。一字一淚一血。是以奮不自量。務請行邊。而旁觀側目。姍笑詆譏。臣茫然無覺。猶聳馬思鐘。啞蟬操琴。了不知其意所在。嗟乎。臣爲高皇之世界。未清陛下之大業。未遂耳。豈衡門之下。不可棲遲乎。臣去矣。臣不去。諸墟口實者。必不肯奮。臣藉引車之義。爲推轂之實。上慰留再四。乃薦蔣德璟。林欲楫。及朱繼祚。黃斌卿等七人。卽推用。子復繼請行邊。以爲光澤。崇安。浦城。政和。一帶。四關數十徑。

按解守諱立
敬蔣令諱士
元蔣公諱兆
伍王公諱孫
蕃

曲折數千里臣不可不涉其閒是月廿二日朝餞啟
行

秋八月初三日子在延平聞上意決策親征乃上疏諫
止之曰臣聞人心未寧國本未固不可不慎也方今
人情泮渙六師所至雲物景從橋梁舟車次舍饗旌
難爲裁也昔漢文帝欲從灞州光武欲征隴蜀親臣
皆欲斷其輶今之危甚於灞州勢艱於隴蜀而羣臣
雍容未有當車止輦者何也疏上乃不果行十一日
信州解太守蔣令君詹公王公俱來請子入信州子

按疏內作復
當還之嶮岫

於是決意從中路出會徽州。誠以仁義之師堅持不戰。廣布德意。以爲招徠。庶幾大功可成。然而無兵無餉。此事決非暴馮之可嘗試。故疏云。臣今挾三五秀才。欲出豺狼之道。未嘗於戶部取食。未嘗於兵部取兵。臣事濟則爲中外所撓。事不濟則爲中外所笑。笑之與撓。一也。而臣猶且爲之者。臣以高皇八百二十一年之歷。有所未罄。至愚極昧。渙忍於無所逃之下耳。臣庸下已極。逃巖岫不得。而復逃之行伍。逃之行伍不得。復當逃之巖岫。惟陛下保重凝旒。綴郊圻之行。

以養宮闈之福。臣執爿前驅。稍有端緒。陸續奏聞。

是月十八日。至建陽。發陳雄飛二營出關。遂有以外交諸藩飛語聞於上者。上卽令以來人原書付子。蓋子嘗草代言數十牘。與諸藩鎮大臣。又自屢屢爲書招征。凡發書七十六封。上所諭知故忌者。因而中之。子乃以疏自明曰。臣耕無一畝。居無一椽。幸以是見憫於主上。允信於親友。然不能以是見諒於犬豕豺狼。臣於廿九日。退居後堂。有人持小書云。是舊按臣陸青源書。皇上手折。臣錯愕。展玩有云。閩都立王。臣當

元勳臣驚懼欲死念陸青源生平謹慎何至有此臣
行素六十年無險心醜語爲凶人所仇無奇功異能
爲要人所嫉獨持一片肝腸爲高皇列宗與天下黎
庶相對白耳耳臣雖庸下亦讀書至老遭逢陛下魚
水相期猶一月之內四疏乞歸何至以元勳微臚爲
狹邪所謗若至子弟慕義勤王雖天性使然亦恐臣
孤身隻手陷於絕域每一相見涕泗漣如當二十六
日以前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自延過寧渴而谷
飲病者八九一日下操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損去

健將陳伯興念其雄略十射九破千劬之力盡於盆
水四顧瑾者何能不哀今稍稍平復遂相對強顏勸
臣出關嗚呼此喟喟者亦臣子也豈盡讀書受朝廷
之寵顧而據憤若此今在廷諸臣不滌腸剖胸誓同
將卒分膽共薪而噏噏訛訛望影射沙欲何爲者陛
下不屑爲宋高宗臣亦不屑爲李伯紀取法不高則
庸佞狎來視人太卑則奸豪肆志惟陛下垂察又上
疏曰不文不武爲中外所嫚且言臣老四十八歲始
有子今春三月家中舉子呱呱未嘗一視又臣兄道

臣兄恭按青
原公墓碑作
詳上珍號匪
石先生

琛年七十七。一子一孫。皆從臣所。父兄聞臣得歸。無
不跣足稱慶。今復棲遲行間。則大小悲零。有酒泉玉
門之歎。臣老且病。遇明時。又附鱗翼。特達之知。何所
取。管葛降階而慕之。惟陛下矜憫。放臣還山。見老兄
稚子。勿使徒遭禍敗。扞文網。爲親知所憐。而側目所
笑。得旨。以爲朕慮卒然。未可成軍。何忍魚水重臣。子
然令進亂離之地。且留蹕。壓關內。出於愛卿之誠。適
見卿報募兵已至。則朕事託卿身。喜卿之進。必不欲
卿止矣。朕親發袍膳三百兩。爲卿製寒衣。卿身若煖。

按疏內作卿
身若煖朕心
始和

朕始心和。於是子卽以所賜分給軍士。遂於九月十
九日同諸將出關。

冬十月朔至廣信。聞徽州九月廿三日已破。相距七日。
耳。子卽遣將守馬鈴嶺。嶺高極天。爲江南腰脊。下嶺
不百里。卽徽州矣。時廣信諸紳弁共請子入城。而城
內居民亦已蕩析離竄。公儲私積俱盡。子惓然曰。古
人有作內政。寄軍令。養吾民。且以王道寓兵機。乃下
令行養老之政。凡民年七十以上者。予以金帛酒肉。
又明日出示。老校子弟。於是老幼咸集。而壯者不名。

自歸矣。遂更申在泮獻誠之義。講學於明倫堂。諸鄉紳子弟皆已畢至。樂助軍需。免致催科之擾。諸人咸願樂輸。軍賴以濟。又勸令自募鄉兵。固圍翼。助王師。給以閩劄。而信州鄉紳詹兆恆。俞益華。次及金華。鄭守書。常山呂繼望。東鄉張受祿等。諸募義從軍者。幾及萬人。軍聲頗振。子卽於是月初九日。分遣諸將。一出撫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寧。而出婺源者。黃奇壽。有牛頭嶺之捷。時久陰積雨。參將黃奇壽。監紀許應夢等。冒雨從八都至牛頭嶺下。雨稍霽。傳有騎千餘至。

許應夢等據河爲守。黃竒壽盡銳過河。遇百餘人。兇醜特甚。持鐵骨朵格鬪良久。竒壽師且却。許應夢黃家徵等全營馳至。兩營合堵。掩殺四十一人。奪獲大旗金印馬三匹。器械四十具。帽甲三十件。子一一驗視。復列外庭與衆同觀。當初令兩路分進。子心愛之以大易筮。得大畜之六五。又以焦易筮。得小過之體卦。曰。初雖驚惶。後反無傷。旣而破敵。於是子疏請優獎。以爲將士勸。又身至八都視師。更上疏曰。臣已遣五營將士出婺源。臣亦尅日再率四部資其後。勁步

擔米糧以佐饗殮如使祁黠之卒可再鼓休葵之士
可再收則臣當大集義旅震號於牛首石頭之上如
猶是泛泛臣將循東山建德與鄭二俊吳應箕之師
合覓江西星子之船循流東下萬不可復亦中道自
廢臣必不使食言失信於天下有旨便宜而行朕不
中制子乃自八都復還廣信調發兵食以爲前軍策
應不能不有感於事機之屢變而危疆之難防也上
疏曰臣前陛辭時稱便宜行事不以兵事臣實愚昧
以高皇在天陛下御乾同仇之詩聊與衆共誦之耳

非謂臣能空手足食而足兵也。自臣爲此言而怨謗
沓至。阻節橫生。炎涼旣分。肘踵盡見。以四千之卒。給
三月之餉。而臣之心血皮骨。消磨俱盡矣。臣如一貧
兒。割股療親。東鄰乞湯。西鄰乞肉。此股之肉。存者幾
何。臣今存兵不過四營一千五百二十。馬不過十匹。
無高國之鼓。九合之助。而欲以樽俎仁義。坐收其功。
眞爲韋跗君子之所齒冷也。陛下注念危疆。宜於風
力能臣。速擇一人總督。或卽以信撫徐世蔭。布政徐
應秋。因其地望。聯絡較易。速出上江。接理軍務。無徒

悠忽爲國家羞。又疏舉趙士超、俞墨華、徐敬時、徐宇遠等九人，請分職立功。冬十月廿八日，奉旨所薦舉俱聽軍前効用。惟廣信要地，撫臣徐世蔭着嚴防守，不便輕移。時諸將業前受命出師，又有牛頭嶺之捷，乘勢趨婺源。臨河而陣，子亦遣監紀王綱先約海口。劉授參將董壽庚等率鄉衆八百餘人，豫爲接應。又約婺源舊副總游麟等率義勇百餘人佐之。自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屢次掠陣，擒獲相當。至二十三日合戰，游擊李芬當先發銃殺一將，董壽庚及余勳。

各斬一將。翁良松、李純各射殺一將。李純亦被射落。其二酋猶奮前不顧。諸亂民大鼓譟。延寧諸新募者皆不習爲鐵騎所躡。參將王加封手殺數十人乃死。游擊李忠遠被鎗登山爲所得。凡奔陷將士無名目者二十餘人。所殺敵可八九十人。獲馬八匹。

冬十一月。子在廣信。聞休葵二師俱潰。方招集逃散。名募鄉衆以圖再舉。未幾而收復撫州之師又潰。子乃上考核諸路將領及請贈卹疏云。臣以十月初九日出師討休葵。申勅將士謂師寡切不宜分。當併力一

路先至婺源因其糧食率其鄉衆以靜制動俟五營皆至然後角逐而時值天陰連雨十數日陳雄飛賴履葵二營徑東往玉山出馬鈴嶺以趨休寧黃竒壽應天祥二營又從八都出牛頭嶺尋婺源之路李瑛一營又出童家坊以攻婺源之東臣見報知其離軍單弱爲憂悶不食一日發四箭趣其合營而東西異路相去百餘里嶺高谿深卒不可合黃竒壽有牛頭嶺之捷諸將益自便聞道獨出十月二十三日應天祥之營先挫於婺源城下時約二十八日齊舉而應

天祥以先發故敗。臣再發箭。趣李瑛與竒壽合營。堅謂不可。李瑛一營又敗。黃竒壽在海口。亦爲所襲。亦損十餘人。是婺源之師也。又當冬至。諸將士宴會。休寧婺源各以是日發騎卒至。出休寧者有三百餘騎。屢趨陳雄飛。雄飛不下關。遣參將應士瑛等將二百人應之。已斬首二十七級。自謂無害。俄而騎兵大至。屯於高偃橋前後路絕。諸將各力鬪以死。是休寧之師也。至於湖東之師。漸出瑞洪。臣以三營千二百人濟之。亦復分路。兵士又潰。臣見李晟每出師不自爲。

意使諸將各自搏戰。以此不甚。聖諸將士。唯敵是求。傷哉。邇年用兵以來。肯用命斃於鋒鏑。以寡搏衆之。死靡他。惟諸將士耳。臣非厚糈重祿。使諸子弟捐軀。圖報而執筆以鞭其後。臣實不仁。且均一冬至前後。數日而陳雄飛之師隕於白磔。李英之師。斲於九都。陳學鵬之師。挫於瑞洪。臣之調度無能。亦可見矣。儒生守懦。終無武人之貞。又歲月趨人物力已絀。蝦蟆審視。雖跳不遠。乞蚤正李英。陳雄飛。應天祥之罪。以謝死者。蚤蚤正臣之罪。以謝三弁。卽照例與王加封。

等十人贈卹以爲志士捐軀報國之勸他如胡海定汪自強等皆練鄉勇爲王師策應或亡或執各不屈無降者俟詳確嗣請疏上而旨未下子又念休歛之閒若許謙汪涑楊新之徒及陳雄飛白礫之師總兵方機沙溪之師合可三四千人誠得諸師直驅徽寧堅持不鬪觀釁而動事猶可爲也而四顧前後將遂顛踣欲自貶以激勵諸將士隨有疏云臣以孤掌縣軍單露白體具見此徒爲人所蹈藉廢敗而反耳里人有病舍蹇馬者降而自走不十里困矣蹇馬仰天

而笑臣今爲蹇馬所笑也。臣猶欲以螳螂臂伸大義於天下。臣兩路兵以數少道分。俱於六日報。臣請爲諸將士受過。席藁視職。以待斧鉞。

是時諸路潰。突騎四逼。不特士氣不堪。再鼓而信州亦無固志矣。子於是終悼其功之不成也。又上疏云。臣今年六十有一。才能智勇。不如中人。而自請行邊。拮据關外。譬之雞然。風雨如晦。鳴聲不已。卽有不寤之人。起而刀俎之。亦無可奈何而已。臣少而學道於物無競。所以荏苒。噍噫。瘁毛。鍛羽。爲朝廷守一日之

藩籬非曰能之亦各其義耳。今敵之來日迫衆之附者日以攜志。蠢冥何知。唯利是視。貪生怖死。則前後異致。信州閭巷雞犬方集。今復翩然欲舍而去矣。徽州人來者。或云海口煖水焚掠殆盡。煖水距信州百餘里。臣師守海口。退屯八都者。千五百人。其東出馬鈴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西去。饒撫收未回。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自八月以來。所東陞台寧之。疊西消金賊之孽。精力疲於文告。歲月馳於期會。未有一智一謀佐於其內。一簪一力助於其外。空以老

疲一意報王。今事勢甚急。可亟命方國安。以萬衆搗
徽州。乘其西馳。可以破敵。卽不然。亦可解信州之危。
成牽制之功。爲此哀懇。以聞得旨。著方國安從嚴。鄭
鴻達從馬金。兩路以牽其勢。然而諸路之師。竟無一
出者。子不得已。召諸將計曰。敵雖衆。盡虛聲耳。倘延
至春仲。弓弛馬懈。破敵必矣。今數千卒。卽乏糧。可奈
何。與其却還潰散。無以報朝廷。不如一戰決也。吾計
不再出矣。因相持泣下。乃以臘月之六日。復自廣信
進攻婺源。至童家坊。又聞樂平已破。凡弋貴。永鉛諸

縣所募二千餘人皆不至而信州守臣及諸鄉紳亦致書迓先生歸先生以成師而出義不反顧且前且却徒惑軍心併置廣信兵不問獨與閩士及樂平德興二縣鄉勇千餘人鼓行而前而餽餉不繼僅有三百人十日之糧耳乃令許應夢等往催樂德二縣餉皆未及至二十有四日子自新建至壹都距婺城十餘里而軍子是夜得夢甚惡旦起爲文以禳命具牲糈未及禳而突騎至矣子策馬前進中書賴繼謹執令箭督衆鏖戰攻殺十餘人奪獲馬匹子疑爲誘騎

傳令勿逐。參將高萬榮不受節度。調兵法乘高者勝。遽引兵登山。而敵騎已從閒道山行抄我陣後。軍士遇之皆奔。黃肅倪彪等望見以爲師却矣。亦遁。子獨引中軍營札守不動。乃以所佩招征印及帝賚良弼印付中書陳駿音令疾馳還曰。脫有不虞。國印不可失也。幸善護之。時惟樂平將士翼衛先生。先生戟手一呼。爭爲奮發。而飛鏃雨集。塵沙被面。樂平將士勢孤不支。退就中軍而退不可止。遂大潰。路塞馬不得行。子及諸同人俱爲所獲。乃更以輿擁子至婺源。又

考文章節義傳云時大帥經略乃子同年且同鄉夜分微服持名帖過招子子愕然大慟曰吾友死封疆久矣何物用輩玷汚清名始慙而退今其人身列武臣傳中薰蕕相去奚啻霄壤

黃石齋先生年譜

三

具席奉子。子罵不食。諸被執者皆涕洟飲泣。不能仰視。繼謹獨從容飲。噉自若。曰。師存與存。師亡與亡。從師以死。幸矣。何噓唏滂泣爲繼謹者。字敬孺。漳之平和諸生也。慷慨多大節。在建陽時。勸子駐師關中。子弗是也。敬孺悲曰。事未可知。吾唯師是依。誓不歸矣。然聞子自推年。歷至六十二歲止。而不推子能明國祚之脩短。豈不能知身歷之延促。故謂子不愛其身。以愛國家者非也。子蓋一念而窮數千載矣。顧緬維鴻濛以來。便有昏曉。然昏曉屬天。易昏曉從人。難已。

乃卽杜詩陰陽割昏曉之句。摛詩八章。詳剖舊史。其
第七章曰。傾危世事廿年中。曾夢高皇與二宗。勝負
當頭應有數。去留舍我更何從。所云夢高皇者。卽前
龍江阻風有卿舍我去之語。故子又識曰。不圖今日
舍身於此也。二宗者。謂文皇神宗也。按子以天啟甲
子散館。夢神宗名。謂曰。汝欲勝人道。在白勝。又以崇
禎內子入都。夢文皇名。至牀前。屈指者再云。三九四
七。誠如所言。蓋指易象中命歷也。子身致玄感如此
久。已在帝左右矣。而是時羈留婺源。七日不食。於是

接鄭譜云隆武二年丙戌黃子六十有三歲陳恭甫云有正月十二日以下宜依鄭白歲本另譜以符黃子自推年歷至六十二歲止之數壯譜與洪譜同蔡春溶字時培子內弟也

袁石齋先生年譜

有過言自悼。造怨諸詩。迫發教源。復進水漿。又夢道中勒石曰夷猶吾行兮。於是有夷猶之詩。夷猶者言進退由人。不得自持也。正月十二日。至新安西橋。見演燈甚盛。爲魚龍百戲。羣趨帳下。又念世事不競。遂使民情至此。翌日遂絕粒。適繼謹附書回家。請以兄子爲嗣。子不復爲書。第題其後曰。幽仁不死。履險如夷。有隕自天。舍命不渝。子蓋奉天而行者也。而當時與難者。自賴繼謹而外。有中書蔡春溶。龍溪人。司馬趙士趙。字淵卿。侯官人。別駕毛玉潔。字玄水。廬州六

合人四子朝夕相持彌月矣。至十四日。到留都始別。幽子禁城中。而以四子分羈他所。子卽潛焉。有懷無從寄問矣。於是。有待命歸。鑿諸作待命。猶延頸也。歸。豐歸就鼗鼓也。各爲詩八章。及旣繫膳監。而左右乃又時時折玉梅爲供。令人弄胡琴以娛子。子益悲憤。爲詩曰。馬頭寧得有蛾眉。老大明妃出塞時。自付飄零看墜葉。御溝芳草未應知。子不食於茲十有四日矣。或疑其死也。乃又不死。因復爲詩以寄四子。然亦無從必其達否。聊以示意耳。至廿九日不死。更進水。

按何焘兆麟
書紀略作三
月十五日黃
梨洲明儒學
案作三月七
日與明史及
諸家傳誌不
符未知何據
卿譜云時懷
陵故相爲子
紀傳不敘相
軀始末哀哉
猶有恥心之
存也

漿二月九日又爲子誕辰乃作蒿里十章以自弔又有癡絕八章思在黃海六章自識云防風雖倒猶留一節以問尼父自是潦倒餘生不能執筆也遂以三月五日完節於金陵之曹街兀立不仆已更提四子赴他市而趙士超過曹街趨抱子之首於懷慟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卽來矣四子遂同日就義嗚呼益不獨二百七十餘年之綱常肩自一人抑且三千年來之師躬於茲僅覩者也是日也留都畫聯聞者莫不流涕計至上爲震悼罷朝子自天啟壬戌登第甲

文明夫人傳
云長公之子
次公之子又
同日死於兵
三歲子與慶
惟慶子與慶
子之孫僅存
天之降裁於
忠烈人也如
此按慶子即
子平先生也
後諸門人脩
年譜收遺文
子平先生實
與有力焉

按本傳先是

子授翰林院編修崇禎朝晉經筵日講官詹事府少
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纂脩實錄宏光
朝陞禮部尚書隆武元年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守正
文臣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
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至是議贈子爲文明伯諡
忠烈賜祭妻封一品夫人子有四子長日子中授錦
衣衛指揮次日子成錦衣衛正千戶俱世襲三日子
和尚寶司丞四日子平中書舍人令有司立一廟於
福京天興府曰閔中樹中興大忠坊立一廟於漳所

門人陸時瞻
台巖以千金
奉于齒髮合
遺蛇權燭鍾
陵四生與馬
後迎子櫬歸
北山四生亦
同時從葬墳
皆左侍衛弟
就義之盛今
古罕倫
按今益忠端
郡縣專祠道
先五年崇祀
東廡配享
廟廷

黃子年譜終

居鄉曰報忠樹中興盡輔坊春秋致祭庚寅之歲子
之門人以夏四月七日崇祀子於三近堂而子之長
公復偕同人趙之璧往留都招子之魂遂以是歲秋
九月十五日回至鄴山蓋卽子甲申歲出山之日也
諸弟子乃留子之魂於鄴山爲位而哭奠者二朝夕
至十九日發紼廿一日奉旅櫬歸於北山冬十一月
廿三日殯於先人之墓側嗚呼痛哉泣然執筆聊述
所聞百世以俟君子

黃子年譜終

後學龍溪林廣穫重校

書後贅語

黃子年譜漳上舊刻莊子鶴先生本行世已久近省垣又重刻之以冠全集卷首而洪石秋鄭白麓二先生本世不多見道光甲辰懿戚曾君省偕家弟廣邁得洪譜鈔本亟梓而行之屬穫校字穫乃颺言曰淵哉是書也莊譜博而繁鄭譜核而簡惟是爲醕懿高古發皇黃子之蘊也傳誌稱先生與其尊人皆漳海高足弟子黃子嘗爲之序言曰余起海濱自爲易象正孝經大傳以來天下高賢未有能明是說洞達如

洪圖者則先生淵源大旨可知矣。顧是譜義例未盡歸一。又偶有脫落。戊申丙戌二年附記於丁未乙酉之後。未合易紀傳爲編年體製。豈世無刊本傳鈔日久沿誤而然耶。抑當時文網猶嚴有不盡言盡意之旨耶。今從原鈔舊本付刻以昭敬慎之意。而莊鄭二譜及羣書所載有足相發明者。與曾君商榷得若干條。附贅簡首。極知僭逾無所逃罪。然於先生年譜之義。或不至有所謬盪云。後學龍溪林廣穆。